◆血仇线上的拔河赛

——吴越争霸战争的关节点

有一句谚语,叫做‘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似乎在人们眼中,强者之间的争斗必然要以鲜血和生命作为牺牲来画上句号。但问题是，为什么“二虎”一定要相争？

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一山不容二虎”——在某个区域或者某个领域之内，绝对的霸权只能有一个，这种霸权的确立又要靠血拼来实现。那么，我们应该追问一句，为什么一定要确立一个霸权，而不是互不干涉，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呢？

霸权的确立要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排他性的资源占有。这种对资源——上至统治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下至山川土地人口牲畜的垄断，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要靠征服和掠夺得来，所以，称霸之心一起，争端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有的霸权是建立在对百姓的掠夺之上，有的霸权是建立在对阻挡自己称霸的其他强者的征服之上。

强者之间的对抗是征服与被征服。那么，争霸的过程中,互相厮杀所造成的家仇与争夺资源所产生的国恨就会交织在一起，而国恨家仇盘绕在一起，催促着强者向对手讨还血债的同时还要尽情盘剥，这就是二虎相斗最为残酷的关节点。因而，争霸之心一起，便再无安宁，也再无仁德的存在。

比如，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霸业创建时期的原始积累

春秋时代的吴国和越国，僻处东南一隅，往往被中原的几个大诸侯国视为化外之乡。人们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基本上就是“断发文身”——这是以礼仪之邦自诩的大诸侯国所不齿的“蛮夷”特征。事实上，吴越两国不受重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无法与中原的几个大国抗衡，其实秦国又何尝不是出自西戎的“野蛮”国家呢，但是秦国的实力却让齐、楚、晋这些诸侯不得不另眼相看。

所以，吴越两国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如何让中原大国承认自己，如何建立霸权与几个大国分庭抗礼，一直是他们心中的梦想。——要知道，吴国和越国也并非真的是蛮夷之邦，他们都大有来头。据说，越王的祖先是夏禹的后人，吴王的祖先则是周文王的伯父。如何将祖先的荣耀发扬光大，是这两个国家的君主梦寐以求的。不过，因为地处偏僻，人才匮乏，这两个国家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不过倒也相安无事，很少有大规模的战斗。

然而，到了吴王阖闾 在位的时候，吴国的国势一下子有了改观。一方面，是因为经过几代吴王时的积累，吴国的兵马和财富已经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是来自其他各国的英雄人物加盟吴国，为吴王出谋划策。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和文武全才的伍子胥。在他们的协助之下，吴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内政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而吴王阖闾发兵攻打老牌霸主楚国，攻下了楚国的都城，一时威震四方。

这个时候，吴国已经具备了争霸的条件，至少在军事上已经可以做一个征服者。不过，虽然吴国在对楚国的军事打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吴国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却无法与楚国相比，楚国在秦国的支援下，吴王阖闾 不得已下令从楚国撤军，结束了对楚地短暂的军事占领。

对楚国占领的失败，令吴王阖闾和他的大臣们意识到：如果要成为真正的霸主，只靠军事强大是不行的，还要有坚实的经济后盾，而充实经济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对自己附近的弱小国家进行欺压与盘剥，先获得地区霸权，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称霸动作。

吴国选择的盘剥对象，就是它的近邻越国。

在当时，越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与吴国相比，但是越国也同样认识到了吴国的称霸野心。面对日益强大的吴国，越国的统治者觉得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

为了防止国家被吴国吞并，越王允常想要先下手为强，于是他在公元前 505 年（当时是吴王阖闾十年）春天，趁着吴王阖闾驻军楚国郢都，国内防守空虚的时候举兵伐吴。当时，吴国刚刚取得了对楚国战争的胜利，吴王阖闾也沉浸在征服楚国建立霸权的快乐之中。此时的吴王没有想过回头来收拾越国，他的理想是把势力插进中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然而，越王允常却十分敏锐地感觉到，一旦吴国在楚国的战争上受挫，马上受到吴国威胁的必然是越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这是吴越之间的首次角逐，也是两国血仇的开端。对吴国而言，越国的偷袭是不义之举，而且属于乘人之危，做法十分卑鄙：对越国而言，这是一个绝妙的良机，只要吴王阖闾的主力军队陷入楚国的纠缠，越国就可以付出极小的代价占领吴国的本土，切断吴国的供给和后援，从而消灭吴国，将生长在襁褓之中的吴国霸权彻底扼杀。

可以说，这一次角逐，越国占了先机，但越国在道义上落了下风。而吴国处境十分被动，可是只要有机会击退越国的进攻，就获得了正式向越国开战的借口。因而，到底这一场战斗是福是祸，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败了。

吴王阖闾得知越王偷袭吴国本土的消息，马上做出了反应，派驻扎在本土的军队抗击越军。不过，吴国本土的军队并不足以完全击退越国的进攻，只能起到延缓越国攻势的作用。这个时候，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两个插曲：一方面，战败的楚国向秦国告急，秦国派兵救援楚国，在楚国境内与吴国交战，结果吴军不敌，败给了骁勇善战的秦军。另一方面，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见到吴国同时受到秦、越两国的夹击，而吴王阖闾又因为与秦国交战留在楚国难以脱身，就趁机回到吴国自立为王。

按照一般的故事发展，吴王阖闾受到这三重打击，应该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了，可是阖闾毕竟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得到夫概称王的消息之后，马上做出决定：从楚国撤军，班师回国处理国内问题。这个决定，就是吴国建立地区霸权的开始。

吴王阖闾回师之后，首先攻打夫概，铲除国内的叛乱。因为主力部队参与到国内的战争，所以很快就分出胜负，夫概兵败后逃往楚国，吴国的统治权依然被阖闾控制。不过，吴国与越国交战的情况如何，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后代人编写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有些敷衍之词。我们姑且做一个猜测：吴王的主力部队回头来与越军作战，实力对比十分明显，越国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当初越王只是想进行突然袭击，这和近代二战时期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有些相似，然而吴王大军一到，越王速战速决的计划就全盘落空，胜败也马上有了定局。

经过这场事变，吴国虽然暂时没有征服越国，但是在吴越地区的霸权已经基本确立了。然而，当时吴越之间，只有国恨，却没有家仇。当两国之间只是因为利益的冲突产生国恨时，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就可以握手言欢，所谓的二虎相争的局面也就不会出现了。而一旦产生了家仇，双方的矛盾就会升级，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在吴王阖闾十九年（公元前 496 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等到了允常去世的机会，认为这段越国权力交接的时期，正是越国最为空虚也是最为脆弱的日子，所以发兵攻打越国，想要占领越国的土地，掠夺资源，为吴国的发展服务。

这是吴越之间的第二次角逐，这个机会，和当初越王允常攻打吴国的机会性质上相近，都是选择了对方最虚弱的时机下手，这种做法杀伤力特别强，而且很容易将对方置十死地。可是，吴王阖闾的想法有些简单了，因为他忘记了，在他还没有把计划转向地区霸权的时候，越王允常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发展的趋势。那么，他又怎么会不把这一点告诉自己的儿子勾践呢？所以，虽然按照常理推测，越国应该不堪一击，但是，刚刚即位的勾践已经做好了准备，毫不松懈地应对吴国的入侵。

吴王的军队抵达越境之后，越王勾践率领军队在檇李展开反攻。勾践的战术十分奇特，他派遣了一批敢死队向吴军挑战，他们先后三次冲向吴军的阵地，而且每一批人都高呼着口号，自杀于吴国军队阵前。吴军的士兵从未见过这样的打仗方法，十分疑惑。正在他们只顾观看这种奇怪的现象而放松防备的时候，越军的主力部队趁势发动突袭，打了吴军一个措手不及，在姑苏战败了吴国。

在这场战斗之中，吴王阖闾的脚趾被越军击伤，军队退到了七里之外。因为脚趾的伤发作，吴王阖闾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其实，脚伤并不算是什么大病，完全不足以致命。恐怕当时阖闾的问题在于脚伤感染而引起发炎。在抗生素没有问世之前，受伤感染是军人生命中的死神，吴王阖闾大概也是因此而死的——在临死前，阖闾立下遗命，立太子夫差为王，而且对夫差说：“你能忘记勾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悲痛地回答：“我绝不敢忘！”

吴王阖闾确实是个英雄，他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将吴越两国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间的国恨与家仇捆绑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即使夫差仁慈忠厚，也要为了父亲的仇与越国血战到底，而这正是吴国建立地区霸权的必要条件。从此以后,吴越之间,再无和平存在。

将血仇化为资本

吴越之间因为争夺地区霸权而互相进攻，又因为吴王阖闾的死将国恨与家仇缠绕在一起。从吴国的立场而言，不但要在军事上征服越国,实现霸权,更要为死去的吴王阖闾报仇,迫害越王。在一个没有公共裁决的时代，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十分合理的。

从越国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目的就单纯得多，要打退吴国的进攻，同时又要蓄积力量实现自己在吴越地区的霸权，这就注定了越国的战略是防守反击。

二者相比较而言，吴国以血仇作为激励，将两国的争霸竞争转化为对吴国王室尊严、吴国国威的捍卫，这让吴国的将士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报仇。

这是一种将血仇转化为竞争资本的投入，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吴王夫差正是运用了这一资本，才在吴越争霸之中先占据绝对优势的。

吴王夫差即位之后，马上就在公元前 495 年开始了复仇计划。他任命阖闾时代的大夫伯嚭为太宰，负责国内政务。同时，他又任用富有韬略的大将伍子胥作为军事系统的高级长官。在夫差的要求和伍子胥的督促下，吴国坚持进行军事训练，而且时刻不忘报复越国之志。

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又在做什么呢？在现代人看来，越王勾践是“卧薪尝胆”的英雄,是一位有大志向、充满智慧的君主。其实,再机智的人也不是生来就能绝不失败的，勾践也一样。在面对吴国强大的全国

战争动员时，越王勾践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想要报复越国一箭之仇，便打算先发制人，在吴未发兵前去攻打吴。这是和越国防守反击的策略背道而驰的，但勾践认为上一次他使用妙计杀死吴王阖闾的战绩已经能够证明越国的实力，进而认为越国完全可以在现阶段就打退吴国。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勾践现在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认为在战场上出奇兵战胜了吴国一次，就必定能够胜利第二次。

勾践认识到吴国利用血仇来鼓动百姓的作用，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血仇的能量，所以他才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决定。

这个时候，越国著名的大臣范蠡进谏说：“大王您的计划是不行的。我听说,兵器是凶器,攻战是背德,争先打是事情中最下等的。阴谋去做背德的事，喜爱使用凶器，亲身参与下等事，定会遭到上天的反对，这样做绝对不利。”

范蠡没有直接说出勾践决定先发制人这个计划的错误，当然，这是一个聪明的大臣为保全君主的面子所做的掩饰。他借用“上天”这个古人敬畏的神灵来告诫勾践,不要冲动,不要随便出兵。但是,勾践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十分固执。

面对范蠡的劝谏，勾践十分不满，他满怀傲气，斩钉截铁地答复范蠡说：“这件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于是,勾践错误地举兵,企图进攻吴国,占据主动地位。可是,勾践的这个错误决定，恰恰给了吴国一个更好的借口——越王不但在上一次战争里面通过阴谋诡计谋害了前任吴王阖闾，而且现在还悍然发动战争，向王室尊严和国威被损害的吴国进军，企图占领吴国的土地！这个说法对吴国百姓而言，是很有煽动性的，吴国的百姓同仇敌忾，大力支持君主和军队，抵抗越王勾践这个欺人太甚的入侵者。

事实上，勾践决定进攻吴国，就把所有的优势推向了吴国，吴国是主场作战，而且具有正义的口号。而越国呢，虽然和吴国一样是要争霸，但是舆论、民意完全不在勾践这边，所以，勾践的失败是早晚的事情了。

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得到战报，越国开始进攻吴国了，于是他马上展开了全国动员，号召百姓在自己的领导下抵御越国的入侵。一直在蓄积力量的吴国终于得到了一个良机，既能让吴国获取地区霸权，又能让吴王夫差不必背负什么罪名，因为他是反击，而不是主动挑衅。

夫差发动了全国最精锐的部队迎击越军，吴国的军队经过伍子胥的训练,已经骁勇善战,加上报仇雪恨的意志激励,马上取得了胜利,在夫椒大败越军，终于报了当年吴王阖闾在姑苏失败的血仇。经过这场战争，吴国国威大振，而越国则一蹶不振，国势完全被勾践冲动的行为断送了。

战败之后，越王勾践收拾残兵败将，只有五千人马跟随着他，躲进了越国的会稽。吴王夫差乘胜追击,包围了会稽。这个时候,吴国的血仇资本已经基本实现了它的预期效用，因而在吴国的称霸过程中不再起重要作用，如果说血仇资本还有什么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处治谋害了阖闾的凶手——越王勾践。

而这个时候，吴越之间有一种资本的力量在悄悄转移，那就是吴国用以动员全国的血仇。吴国大仇得报，但吴国的报仇行为，却造成了越国的被损害，越国的百姓受到了侵害，于是他们把仇恨集中在了吴国身上。作为一种可以动员全国力量的资源，血仇可以掌握在越王勾践手里，越王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勾践在战败之后精神十分颓废，他对范蠡说：“因为没听您的劝告，才落到这个地步，现在吴国大兵压境，我们该怎么办呢？”

作为一个冷静的谋士，范蠡帮助勾践分析了可以使用的策略。他回

答说：“能够完全保住功业的人，必定效法天道的盈而不溢；能够平定倾覆的人，一定懂得人道是崇尚谦卑的；能够节制事理的人，就会遵循地道而因地制宜。现在，您对吴王要谦卑有礼，派人给吴王送去优厚的礼物，如果他不答应，您就亲自前往事奉他，把自身也抵押给吴国。”

范蠡的策略，就是“忍辱负重”，这不但能让勾践保住自己的性命，而且可以尽量把吴国塑造成一个野蛮凶狠的霸王形象，而把越国的形象定位为在霸权的威胁下忍辱偷生的弱国。这种形象对比，不但能让吴王放松警惕,而且能激发出越国人民心中对吴国的仇恨，在军队已经只剩五千人的情况下，除了依靠越国的百姓，勾践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本呢？范蠡在兵败之际能够做出如此高明的决定，不得不令人折服。

当然，越王勾践不一定能够领会到范蠡这样做的深刻用意，他觉得范蠡的计策有助于自己保全性命，等待日后卷土重来，于是勉强答应说“好吧 看来只能这样了。”也许勾践自己都不知道,他同意了范蠡的计划，等于是把民意争取到了自己身边，也把血仇资源放在越国复仇的资本之中了。

在地区霸权的争夺中，没有什么比一个正义的理由更加重要了。要知道，打败一个国家并不难，但是占领一个国家并且在一个地区称霸，就需要一个牢固的统治基础。这个基础现在就在勾践眼前，勾践同意了范蠡的主张，也就开始了越国争霸的奠基工程。



调动资源的艺术

范蠡提供给勾践的建议，是一种积聚血仇与民意资本的策略，勾践接受了范蠡的计策，开始准备向吴国臣服。经过考虑，勾践觉得口才过人而且忠诚可靠的大夫文种是最合适的人选。范蠡又献 上计策,说吴国

的太宰伯嚭身居高位，虽然比较有才能，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贪财，如果和谈遇到了什么阻碍，那么只要贿赂伯嚭就可以顺利进行，必须有这样一个可以被越国利用的人。

范蠡的这个提议，使得越国获得喘息机会的和谈更加保险。事实上，任何和谈都不止是理性的交锋，而是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作为吴国的高级官员，伯嚭对和谈结果的影响不言而喻，争取到他的支持，就是争取到成功的入场券。

做好了一切前期准备之后，文种就赶到夫差所在的地方，提出勾践愿以越国作为吴国的奴仆之国，来换取两国的停战。然而，这个条件并不能完全打动吴王，所以，文种开始用他过人的口才来说服夫差。

为了表示诚意,文种跪在地上,边向前行边叩头。他说“:君王的亡国臣民勾践让我告诉您手下的臣子们：勾践请您允许他做您的奴仆，允许他的妻子做您的侍妾。”显然，这是范蠡提出的建议的一部分，用这样的诚意来说服夫差不要继续攻打越国，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如果夫差一旦答应了勾践的请求，那么，越国国民将要体验君主被侮辱、国威荡然无存的悲哀了。范蠡的这个计策,既能打动夫差,又能保全勾践,还能激起越国百姓对吴国的仇恨，这种一举多得的计划确实高明。

吴王夫差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而且，他很满足当前的战绩，想要借此收兵，于是他打算答应文种的请求。这个时候，足智多谋的伍子胥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对吴王说：“越国是上天赏赐给吴国的礼物，不要答应他的请求。”文种只得回去禀报勾践。勾践这时又犯了冲动的毛病,他听说吴王拒绝了休战的请求,就想拼命,想要杀死妻子儿女,把珍贵的宝物付之一炬，然后亲赴疆场，和夫差决一死战。这是最不明智的选择，即使他下再大的决心，单凭他手中的五千人马，又怎么能战胜吴国大军呢？

文种这时提醒勾践：“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用钱财诱惑他，请您允许我暗中去吴国和他联系，让他帮助我们劝说吴王。”范蠡的建议这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伯嚭成了吴越之间战与和的关键。勾践别无选择，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让文种给太宰伯嚭献上美女、珠宝、玉器，希望他和越国合作。伯嚭欣然接受，并且把文种引见给吴王。文种恭恭敬敬地叩头说：“希望大王能赦免勾践的罪过，我们越国将把世传的宝器全部送给您。万一不能得到大王的宽恕，那么勾践只能铤而走险，将把妻子儿女全部杀死，烧毁宝器，率领他的五千名士兵与您决一死战，您也将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太宰伯嚭已经接受了越国的贿赂，于是也帮助文种一起说服吴王。他说：“越王已经服服帖帖地当了大王的臣子，如果大王赦免了他，将对我国有利。”吴王比较信任伯嚭，于是再次打算答应文种的请求。这个时候，伍子胥也再次进谏。可是，伍子胥这次不能再以“上天把越国赏赐给吴国”那样的说辞来打动吴王，于是他只好引经据典。

伍子胥引用了夏朝的历史传说，他说：“在夏朝，有过氏杀了斟灌氏,又征伐斟寻氏,杀掉了夏朝的国君帝相。当时,帝相的妻子后缗怀孕在身，逃到有仍国生下了儿子少康。少康长大之后，当了有仍国的牧正。有过氏又想杀死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国，有虞氏怀念夏朝的恩德，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且赐给他封地。当时,少康只有方圆十里的土地,只有五百部下。但他以此为基本,收聚夏朝的遗民,整顿官职制度。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终于消灭了有过氏，恢复了夏禹开创的江山，夏代过去的全部故物都收复如初。这个故事和今天的情况何其相似！现在，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那么强大，而勾践的实力大于当年的少康。如果此时不借此时机彻底消灭越国，反而又要宽恕他们，不是为以后找麻烦吗！而且勾践为人能坚韧吃苦，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悔不及。今天不灭亡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必定后悔莫及。勾践是贤明的君主，他手下的大臣文种、范蠡都是贤能的大臣，如果勾践能够活着返回越国，必将作乱。

然而，吴王这次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谏，而是相信了伯嚭的话，两国停战，越王勾践也被赦免，吴王下令撤军回国。

为什么吴王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建议？用“昏庸”来解释未免太过简单，而且夫差即位以后一直励精图治，一直都不昏庸，为什么在伯嚭的寥寥几句话影响下，下子就昏庸了？这只是因为他是吴国的君主，而不是一个大臣。一个君主要考虑的事情，和大臣是不同的，大臣们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国家强大而且没有强大的敌人，而君主要考虑的事情则是国家是否能够建立霸权。伍子胥引用夏朝的传说来比喻勾践的隐忍，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夫差并不觉得那是一种威胁。在夫差心里，只要他建立了霸权，勾践就再也不能翻身，更不要说反扑了。而且，他觉得勾践不会有夏王少康的好运气，因为勾践的寿命不会活到越国的力量重新崛起之时。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以只要接受勾践的投降，就可以不需要血拼而赢得越国的臣服。

夫差已经形成了这种心理，那么与这种心理意见相反的劝谏就注定要被搁置，而伯嚭的话则是与夫差对吴国的自我定位十分符合的，所以，夫差才会做出停战的决定。这个结果的形成，让勾践有了积聚力量的机会，也使得吴国内部的大臣在地区争霸战中的意见产生了对立。而他接受勾践的投降，也让范蠡制定的以投降激励民意的策略能够顺利实施。在这场停战和谈中，文种的外交策略和范蠡的计谋结合得十分完美，可以说，范蠡运筹于帷幄之中，而文种正是做到了决胜于千里之外。

在这场和谈的博弈中，伯嚭的立场十分重要，而范蠡认识到了伯嚭的重要性，所以预先定下了计划。而伍子胥，虽然赤胆忠心，而且深谋远虑，但是他缺乏一个说服吴王的理由，只要伯嚭稍稍做一点干预，吴王

就会采纳伯嚭的意见。

有的时候，和谈会比战争本身更加扣人心弦，吴越之间的这次和谈就是如此。越国在战败的情况下还能把和谈中的各项重要因素都一一盘算，并且充分调动了这些资源。而吴王夫差，则自己憧憬着吴国的霸业，忠臣伍子胥，则一味耿直，不知道采取策略来坚定吴王彻底征服越国的决心。这场和谈，越国注定要胜利，而吴王夫差和伍子胥，则注定要等待和谈带来的恶果降临。

民意与国力的博弈

当血仇成为一个国家的争霸资本时，血仇可以让民意更快地凝结成为争霸的支持力量，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各方大都使用了这种战术，或者用本国本民族的血泪史讲起，或者从其他国家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干预入手，来煽动百姓的愤怒，并且把这种愤怒引到战争的方向上。所以，血仇是获得民意的催化剂，更是一个有志于争霸的君主不可缺少的助手。

但是，只有血仇是不够的，当自己的实力与争霸对手相比还比较弱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去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此消彼长之际，就是决战的良机。在民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因为争霸说到底是国力的竞争，战争也是国力的展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霸权地位就无从建立。

所以，吴越两国之间的斗争，说到底还是民意与国力这两个基本要素驱使下的博弈。而这场博弈，正是在勾践山穷水尽，向吴王夫差投降的时候推向一个新阶段的。越国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血仇，因而只要勾践引导有方，这种血仇就会化为一种强大的国家力量，而血仇所带来的

复仇心理也能推动国力的恢复和发展。越国已经站在了争霸的起跑线上，只等着吴国衰落了。

在被吴军困在会稽的时候，勾践因为命运悬于他人之手，曾经感喟地说道：“难道我因为一时的糊涂，就将在此了结一生吗？”在他的心中，战败是一时的糊涂，但是有比战败更加难以忍受的，就是命运由他人摆布，而且背负莫大的屈辱。这种仇恨的情感已经让他不再浮躁，而是开始反思自己，并且思索如何卷土重来。

他的忠实臣子文种了解勾践的心情，用古人的事迹来鼓励他说：“当年商汤被昏庸的夏王囚禁在夏台，周文王也被商纣王拘禁在羑里，晋文公重耳曾经亡命出逃，齐桓公小白也曾流落国外，他们的遭遇比大王您还要惨痛,但是他们都能够忍受,终于称王称霸,名震天下。从这点来看，我们今日的处境虽然艰难，但是又何尝不能成为福分呢？”

文种不但劝慰勾践不要绝望，而且帮助他强化了仇恨的心理。他提醒勾践不但要保全性命，更要留着性命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报仇、称霸。在勾践君臣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向吴国报仇是最大的任务。这个共识将左右此后的越国国策，直到完成了报仇的任务，实现了霸权之后，血仇的影响才会宣布结束。

就像前面说过的，经过文种的游说，加上伯嚭的劝说，吴王夫差终于赦免了勾践。勾践从此收敛了傲气，转而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振兴越国、打败夫差。他每天都睡在柴草堆成的床铺上，又把苦胆挂到座位上，坐卧即能仰头舔到苦胆，饮食也尝尝苦胆。这种类似自虐的方式，是对血仇的“强化记忆”,只有仇恨不断被提醒,勾践才会有最强的斗志。他还经常自言自语“: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显然,这也是一种唤醒血仇心理的训练。

为了顺利地把血仇转化成越国的全民意识，勾践改变了自己的生

活方式。不但是卧薪尝胆——如果只是卧薪尝胆，人们大概会认为他只是在作秀而已——他亲自下田耕作，让他的夫人亲手织布，吃饭的时候没有荤菜,不穿有两层华丽的衣服,对贤人彬彬有礼,能委曲求全,招待宾客热情诚恳,能救济穷人,悼慰死者,与百姓共同劳作。越国的百姓见到勾践有这样的表现，都觉得他是一个在承受了极大的屈辱下还能为国为民的贤明君主，民意一下子就倒向了勾践一边，而且，对吴国的仇恨自然也就高涨起来。

勾践从会稽回国后七年，始终抚慰自己的士兵百姓，想以此报仇吴国。勾践这个时候再次犯了前一次败给吴国时候的毛病，只不过上次他认为兵力足以对付吴国，这次是认为民意支持他，他就能打败吴国。可是,只有民意,没有国力,又怎么能赢得真正的胜利？

好在有大夫逢同进谏，逢同对越国的国力十分了解，他说：“我国经过战乱，大王您又遇到那样大的败绩，经过几年的恢复，今天才又殷实富裕。这个时候应该先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要急于用兵，只有这样，百姓才能信赖我们，而且百姓对吴国的仇恨需要蓄积一段时间，才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就整顿军备,吴国一定惧怕,它惧怕,就要有所行动,这样越国百姓又要陷入战乱了。而且,从天下局势上来看,现在吴军在齐、晋国境上,对楚、越有深仇大恨。吴国虽然名声显赫,实际危害周王室。吴缺乏道德而功劳不少,一定骄横狂妄。大王您如果真为越国着想的话,那越国不如结交齐国,亲近楚国,归附晋国,厚待吴国。吴国志向高远，对待战争一定很轻视，这样我国可以联络三国的势力，让三国攻打吴国，越国便趁它的疲惫可以攻克它了。”

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让勾践放弃了急躁报仇的念头，正因为这样，越国才等到了越国国势强盛而吴国势力衰弱的最佳时机进行决战。

这个时候，吴王夫差难道没有一点戒备吗？那是不可能的，能够成

为称霸天下的诸侯，夫差自然也不是泛泛之辈。但是他的失误，就在于他太想一下子从地区霸权升级为全国霸权。

夫差在战胜越国后，一直想要获得天下诸侯的推崇，成为齐桓公那样的大霸主。他听说齐景公死后大臣争夺权力，新立之君幼小无势，于是兴兵北伐齐国。这个进兵计划并不合理，因为吴国还没有在地区内消灭勾践这个隐患，不应该匆匆北上。

伍子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劝谏说：“大王您的计划应该暂时搁置一下,我听说,越王勾践自从和谈之后,吃饭不设两样以上的菜肴,穿衣不用两种以上的颜色，吊唁死者，慰问病者，让越国的百姓十分拥戴他。他这是想利用民众的支持来向我们吴国报仇啊。勾践不死，必为吴国大患。吴越是邻邦，如果您不处理勾践，那么越国就将成为我国的心腹大患,您却急于求成,把力量用于攻打齐国,岂不是大错特错!齐国只是我们争霸道路上一普通的障碍，攻打齐国没有消灭越国紧迫。”伍子胥的看法十分准确，但是他恰恰忽略了一点，就是如何迎合夫差称霸的野心。他没有考虑到夫差的心理，因而他的建议就自然被夫差驳回了。

夫差拒绝了伍子胥的请求，带兵北伐齐国，在艾陵大破齐兵。俘虏了齐国的高、国氏,兵至缯邑,召见了鲁哀公,并强行勒索百牢作为犒赏吴军的礼物。鲁国的季康子派子贡列举周礼来劝说太宰伯嚭,吴王才放弃了无礼要求。而后,夫差留下来掠取齐、鲁两国南疆土地,志得意满之后才带兵回国。

夫差十分得意，认为自己称霸的时间已经指日可待了，回国之后就颐指气使地责备伍子胥，说他几乎误了自己的大事。伍子胥十分郁闷，回答说“: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夫差见伍子胥这么顶撞自己,十分生气。伍子胥悲痛之下想要自杀，夫差听说之后又不忍心，因为伍子胥毕竟是他父王阖闾时代的老臣，而且对吴国有功，便制止了他。

吴越双方的实力对比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吴国的国势即将达到顶峰，称霸活动越来越明显，而越国则蛰伏着恢复国力；另一方面，吴国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矛盾，上层统治者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甚至伍子胥要以死相抗争，而越国内部则同心同德，为了复仇与称霸而努力。表面强大的吴国内部潜伏着极大的危机，而外表弱小的越国却像一只伺机捕猎的猛兽。

勾践自然不会放过向吴国反扑的机会，他询问手下大臣的意见，大夫文种说：“据我所知，吴王的态度过于骄横了，而且听说他们内部有很大的矛盾，请让我去试探一下，向他借粮，来揣度一下吴王对越国的态度，也看看他手下大臣的反应。”勾践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文种向吴王请求借粮。夫差觉得勾践已经向自己求饶，而且越国穷得粮食都没吃的了,想要答应文种,可是伍子胥为了吴国着想,建议不借。夫差正在气头上，十分讨厌伍子胥，所以一怒之下还是借粮给越国。文种回去汇报说，夫差对越国毫无戒心，而且已经疏远伍子胥，勾践听了十分高兴，觉得时机已经到了。



储存出来的决战

勾践是一个不懂得认识时势的君主，所以一次次都按捺不住想要反扑，但是他受了当年兵败的影响，没有自己独断专行，他询问手下大臣的意见，文种和范蠡都认为吴国还没有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而且只要越国起兵攻打吴国，伍子胥就马上会被重新重用。他们劝勾践尽量奉承夫差，等万无一失的时候再动手。

懂得储存力量，储存精力，在决战时刻再把真正的实力展示出来，才是真正的谋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